

诗歌

大雨压境

刘贵娟

一种欢愉以闪电的速度  
把天空压得更低  
雨滴义无反顾  
奔涌向大地的胸口  
那些痛,瞬间生根  
花朵是壮丽的深绿浅绿色

我的描述是无限广阔的空  
无须更多的空  
临近八月  
这场大雨,还是填补了我  
遗失很久的一小块儿  
牵挂

(作者来自中原油田)

朝阳随笔

抢救城市的记忆

李晓

我常常冥想古代的模样,大地山川,城市乡村,人流熙熙。

幸亏有汗牛充栋的文字记载,给我们留下了对古代的无限探求。我有时也想,在浩瀚的文字海洋里,那些文献中的记录,与真实古代的面相,是不是有些失真。

在宋朝,有一幅名画叫《清明上河图》。那年阳春三月,画卷的作者张择端,从宫廷里溜出来,到都城汴梁的馆子里喝酒。醉意朦胧中,张择端望着都城的繁华市井萌生出一个愿望,那就是用图画还原一个汴梁。这次酒后心愿,成就了传世经典名画。

张择端用画笔留下的,也是一座宋朝城市的底片。这幅画卷,让我们揭开历史的层层迷雾,依然能够眺望到北宋都城熙熙攘攘中行走的身影,店铺里飘动的旗帜,柳树下拴着的毛驴,新郎官骑的那匹枣红马,店小二苏贵郎爱着的女子杨月闰,还有汴河上的拱桥、河里的船只……

生活在一座城,你对它的一街一巷、一砖一瓦和一草一木真的熟悉吗?就如亲人耳根上的一根头发,脸上的一丝皱纹,某个晚上新添的一根白发,对这些细微的地方,我们有时往往是陌生的,甚至是冷漠的。一座城,表面上和它肌肤相亲,但深入了解它的五脏六腑,对它充满了关切,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

我生活的这座城,10多年前因为三峡工程竣工后江面上涨,涛声隐隐中大半个城被淹没在水下。关于老城的记忆,在江大水的微弱呼吸里,日渐依稀。

69岁的老王,是一位普通的退休工人,也是一个业余画家,平时给楼上楼下邻居帮忙安一盏灯泡、拧一颗螺丝帽啥的,是个典型的热心肠。7年前的那天,老王突然有些心急了,他想起老城的人,找到一条灵魂回家的路,于是他画了上千张昔日老城的平面图发到网络上,一时间汇聚了老城的众多网友,他们在这些手工绘图里寻找着当年喝豆浆吃油条的老馆子、张大毛的修鞋摊、胖大娘的蹄花儿馆子、刘大妈的裁缝铺……老王在画图时,常常半夜醒来,突然想起庭院深深瓦缝参差的老宅院、当年打酱油的那家副食店、黄葛树下的老理发店、流水沟上的楠木桥……于是笔走龙蛇地迅速勾勒,生怕记忆的闪电瞬间就划过了天空。

那些日子,一座城市的一张张画像,完全覆盖了老王的生活。这是对一座城市记忆的抢救,给一座老城做人工呼吸,延续城市的一道文脉,让它回光返照魂兮归来。后来,老王和另一个朋友,为这些手工绘图配上文字,自费出版了一本装帧非常漂亮的书。

1959年春天,浙江的千岛湖因为修建电站蓄水,淹没了数百个历史悠久的繁盛市镇和村落,一些村落还没来得及拆迁清理,就被淹没而来的湖水淹没。历经50多年沧桑之水的洗礼,潜水员潜入水下还能看见当年古城墙、古院落、石梯和石狮子。那年我游历千岛湖,遇到了进入古稀之年的余春泰,一个贺城的老居民,他站在岛屿上手绘着一张蓝图,那是一个老人饱含深情的还乡图。在老人家中,一张长3米、宽1米的卷轴手绘地图,还原了贺城、狮城几乎一砖一瓦、一树一墙、一路一巷的记忆,这项浩大的工程,耗去了他20多年马不停蹄的时光。在这张地图上,可以清晰地看见群山巍峨、街道错落、小路蜿蜒、店铺林立、石狮威严……甚至标出了门牌号码、户主姓名。

用图像,用文字,用声音,为城市留下一张张珍贵的底片,关于城市里那些市井烟火、菜声灯影、古树参天、老街老巷、古钟悠扬、旧日物件、文脉探寻、往事沉潜……这些底片在岁月深水的浸泡里,某一天再度显影,一座有着厚重历史的都市,由此搭上了时光之桥,也足以让城市之根茁壮生长。

(作者来自中燃长公司)



漫步草原。朱大鹏摄



人间烟火

维伟

向着祖国几何板块的正北方寻去,在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腹地,镶嵌着一座现代煤化工能源产业重镇。当地牧民叫它图克镇——“图克”,在蒙古语里是旗帜的意思。

这里四季分明,夏时不觉潮湿闷热,早晚空气清新凉爽。图克镇的夏日最是热闹,最有家的味道。

那些陌生又亲切的面孔仿佛是一夜之间涌进这个小镇的。放暑假了,许多家庭扎堆似的反向探亲,到内蒙古来,到鄂尔多斯来,到图克来,到中天合创来,这里有他们日夜夜想的亲人。

和他们一起到访图克的,还有家乡的味道。每天下班后,家家户户锅铲叮当,楼上爆炒红烧,楼下醋溜清蒸……酸辣甜香之味密密麻麻地罩住了整个公寓。

皮肤黝黑的王师傅今年50出头,天生的憨厚,来这里十年了,算是中天合创的第一批建设者。那年月,镇上店少街窄人稀,很小很荒凉。十年了,这里早已变得车水马龙,烟火气十足。

每年夏天,王师傅在甘肃的妻子便会把老人和孩子带过来度夏。浆水面,也成了家人餐桌上的常客。王师傅挠着头笑道:“每到热的时候,我就馋这口,自己做,远不是这个味儿。”几十年了,他吃惯了母亲“窝”的酸菜浆水,妻子的手擀面,还有那盘炆拌土豆丝、虎皮辣子。先喝汤,后“啜”面,酸爽裹着麦香,惬意舒心。

中天合创装置这几天大修,王师傅和同事们天天守在现场。正值三伏天,妻子怕他中暑,每天都给煮一锅浆水,晾凉后分装好几个玻璃瓶里,叮嘱他带着,也分给大伙儿。这酸物,看起来平淡无奇,却能祛暑败火。前几年,几个南方的

同事对这酸味敬而远之,如今却也时常惦记着。下班后,王师傅顺路买了几斤草原山羊肉,舀了浆水炖进砂锅里。谁承想,两地相隔千里融合的食材,竟是如此契合,更具风味。

比王师傅来得还早的,是北京的石师傅。他怀揣绝技,那年初春从北京赶来援建。平日常,为人更是豪爽热情,快退休的年纪了,大伙儿都喜欢叫他石哥。他总是乐呵呵地:“叫吧,叫吧,越叫越年轻,年轻了还能再干上几年。”

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两爱好,一个是干工作,一个是包饺子,俨然是一位“工作狂、饺子迷”。生产难题没解决,他就泡在车间钻研,像当地的莜麦一样,有一股子韧劲儿。包饺子,他更是行家,各色样式、各种口味,馅料拌料和擀皮他都擅长,皮薄馅大、汤汁鲜嫩,时常邀请同事一起品尝,中天合创的很多人都吃过他包的饺子。他曾对众人讲:“包饺子和做人做事一样,要真诚,才香。”今年,石师傅退休了。可是那熟悉的饺子味留在了图克,还有他带出的一批优秀徒弟,也把他那浑身的绝技留在了图克。

孙哥两口子都是湖南岳阳人,他们无辣不欢。大嗓门、急性子的媳妇烧得一手好菜,辣椒炒肉、酸辣藕带、小炒牛肉……湘菜色泽鲜艳,辣香四溢,做得特别正宗,剁椒酱更是一绝。每次来时,她都会提前在老家做好带一些,走的时候再专门做一大盆,留给孙哥。麻辣辣椒带点儿川味,特别下饭,上班时候我们总是抢着吃不够。连平时不怎么爱吃辣的小刘,也吃得嘴里喷火。真是不怕辣、辣不怕、怕不辣。

我还认识几位刚来的新同事,炎炎夏日他们就好一口东北大冷面,切个西红柿,配点儿黄瓜、胡萝卜丝,再卧个鸡蛋对半开,夹几片肉,自由搭配,丰俭由己,就图个安逸自在。

单位的年轻人居多,上班时他们一起巡检、拧阀门、调参数。下班,三五好友也常聚在一起。这里,远离市区。对待荒凉他们总有自己的办法,打球是一种,做美食也是一种。洗菜、切菜,煎炒

烹炸,人人拿出看家本领、家乡特色,暗地里想要在厨艺上一较高低。时间久了,竟也学会了对方的家乡菜。

镇上,更是有着一群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,长年在这里帮忙照顾孩子,许多老人是家里的“行政总厨”。平日里遛娃他们时常围在一起,互相讨教各地美食做法,皆颇有收获,习得诸多江湖名小吃:南京鸭血粉丝汤、宁夏辣糊糊、河南胡辣汤、重庆小面、东北乱炖……大有四方美食,齐聚图克之势。就连内蒙古当地的特色美食,排骨烩酸菜、莜面鱼、清炖羊肉、黑猪焖面、炒米酸奶等也被他们做得越来越像本地人的味道。

每逢周末,中天合创附近的草场总聚着很多野餐的大家庭,由好几个小家庭组在一起。日子久了,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,许多人处成了老姐妹、好兄弟,也找到了球友、牌友、钓友……

其实,定居在这里的家属更多,小镇的学校、医院、超市……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,他们已经成了这个美丽小镇新的建设者和见证者。小孩子也在这里上学了,被大家戏称为“图二代”。是啊,他们的父母是小镇的开荒者、建设者,他们不就是图克的未来吗?

若有人问起是哪里人,笑曰:“图克人。”你听,多么自豪的三个字,掷地有声。脚下的毛乌素沙漠,早已成了第二故乡。

时光是有记忆的,不管你来自哪里,这个小镇总有一种味道与你身心相契。

夏日的晚霞染透了图克的半边天,格外耀眼。耀眼的还有身着天蓝色、深蓝色、大红色工装的特约工人们,三三两两,或漫步于操场公园、或购物于地摊集市,举手投足间,笑意盈盈。这便是最珍贵温暖的烟火气。

西北四方之味,在人间烟火中不断升腾,又重重叠叠,温暖地沉淀。恰如昼夜奋斗,未曾停歇的我们,终将在向北的小镇上品出生活最本真、熟悉、亲切的滋味。

(作者来自中天合创)



散文

老院里的红枣树

邱振军

今年母亲生病,我在山东德州老家照顾了她一段时间。母亲离不开人,这期间,我一次也没回过老院。不知院里的枣树,是不是又果实满枝。那棵枣树,50多年了,风也过,雨也过,腰杆依旧挺得笔直。每到秋天,红的果,脆甜,能把枝丫压得弯弯的。

今年老家雨水比往年多。那枣树后头,是我住了多年的老屋。我在镇上守着母亲,心却悬着,老屋经不经得住这一场又一场的雨?在外29年,总惦记着在老家独居的母亲。还有在山东另一座城里的妻子和孩子。日子就是这样,母亲、妻子、孩子、我,各在一方。山东到新疆,近4000公里路,把日子隔成三段。这现实,总得接着。

最近总是想起老院的枣树,该是红透了,也快到采摘的时节了吧?很早就听母亲说起,这树与我同岁,50多年它站在那儿,每道年轮里,都藏着我的光阴。一回味,满是深长的意味。

自从10年前父亲去世后,我们兄妹6个便把母亲接到了镇上。头几年,母亲身子骨还算硬朗,总惦记着回老院。院里的菜畦是她的牵挂,杂草刚一露头,便被她连根拔起。枣树也懂事,到了初秋,准把枝头坠得沉甸甸的。那些枣,多得像鸡蛋,红扑扑的,在叶缝里探头探脑。

后来,母亲再没力气回老院了。菜畦荒了,枣树也少了人问津。

这几年七八月份,我从新疆休班回来,总会拉着母亲回趟老院。院子里的杂草长得比人高,几乎要把整个院子吞了,母亲坐着,我蹲着,一棵一棵往外拔。最后打枣。竹竿敲下去,红果噼里啪啦落一地,像撒了层碎玛瑙。捡进筐里,摊在院里晒,秋天把水分抽干,枣儿缩成深褐色的蜜,留着春节蒸年糕时,给面团裹一层甜。

我对这棵枣树,总怀着说不出的亲。小时候,我们兄妹6个像没长翅膀的小鸟,枣子还青着,带着点涩,就耐不住了。攀着树杈摘几个,塞嘴里嚼得咯吱响。兄妹几个围着树干追跑,笑声惊得叶子沙沙落。那个时候,家里穷,快乐却像树影一样,铺得满地都是。

夏夜月光铺满地时,就围着枣树坐成圈。母亲摇着蒲扇,讲牛郎织女隔着银河相望的故事,声音轻轻的,混着枣花香飘得很远。枣树就这样看着我们,一年年蹿高,枝丫伸得越来越远。

后来,我去县城读中学,一个月才回一次家。每次母亲都把攒了许久的好东西拿出来,炒的炖的摆一桌子,全家人围坐在枣树下,笑声能惊飞枝上的麻雀。

再后来,去四川读书,又到新疆工作。离枣树越来越远,一年到头也见不上一面。风里雨里的,它就那么孤零零地站在老院里,替我守着那些回不去的时光。

那些日子,明明过去几十年了,却像昨天刚发生,一闭眼就清清楚楚在眼前。昨夜又梦到它。皴裂的树皮像老人手背的筋络,弯着的树干却撑着满树的绿,直往云里钻,醒来时眼眶发潮。梦里打定主意,不管老院变成什么样,每年都要回去看看它。

它是我的根。哪怕漂到天边,这棵树也会牵着我的心,把我和老家系在一起。家乡的山,家乡的水,家乡的人,都在树影里藏着呢。

(作者来自胜利石油工程公司)

西北果事

散文

刘静

新疆轮台的7月,太阳晒得戈壁的石头都烫脚,风卷着沙尘,热辣辣地扑人脸面。可奇就奇在,这股燥热的时节,却是瓜果攒足了劲儿甜起来的时候。街市上,黄澄澄、绿油油、紫盈盈,各色果子顶着风沙,水灵灵地招摇,显出荒漠里别样的丰饶。

此地瓜果名目多。库尔勒香梨不必说,青皮薄肉,咬一口脆生生,清甜的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淌;哈密瓜憨厚,纹路深得像老农的手掌,刀刀刚放上,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自个儿就裂开笑口,露出蜜水汪汪的橘瓤。吐鲁番的葡萄,玛瑙珠子似的,紧簇簇抱成一团,闪着诱人的青紫光。

小白杏,当得起轮台一绝。个头不大,皮色由青转白,再透出些暖融融的浅黄,蒙着一层细密的茸毛,看着就清爽。拈一颗在手里,轻轻一掰开,果肉是近乎透明的嫩黄。送入口中,几乎不用嚼,那蜜糖似的汁液就化开了,甜得纯粹、干净,直沁心脾,一丝酸

味儿也无,难怪说是“挂在树梢的糖包子”。还有那唤作“恐龙蛋”的李子,紫红油亮的皮儿,圆滚滚沉甸甸,咬下去,厚实的果肉带着点脆劲儿,先是浓甜,后又隐隐透出一丝极讨喜的微酸,汁水丰沛得染紫了手指头。

西北油田人,到了这7月天,心里头便多了一桩要紧事——寄果子回家。老张是个挑水果的好手,对于选杏子有自己的一套。他蹲在摊子前,挨个儿拣那小白杏,要皮色匀净、茸毛完好的;恐龙蛋则专挑紫得发黑、捏着硬实回弹的。他用泡沫纸仔仔细细地包裹,一层又一层,小白杏娇气,尤其怕磕碰,恐龙蛋虽皮实些,但也经不住长途颠簸。装进黄色的塑料箱里,再缠上几道粗麻绳,老张这才直起腰,抹一把额头的汗珠子,嘴里念叨着:“家里那口子,还有小崽子,就馋这一口鲜甜。寄回去,他们尝尝这味儿。”

刚探亲回来的小赵,提回来半袋恐龙蛋。一口咬开,紫红的汁水立刻汪出来,果肉

厚实,甜中带酸,解腻生津。大伙儿围上来,一人抓一个,啃得汁水淋漓。小赵下巴上也沾着紫红的汁,笑着说:“我爹妈尝了,直说这‘恐龙蛋’名字怪,味道可真好!酸酸甜甜的。他们一看这水灵灵果子,心里就踏实了,知道我在过这得好!”笑声混着咀嚼声,那酸甜的汁水滴落在滚烫的沙地上,“滋”地一下就没影儿了,仿佛这干渴的土地也嘔吐出了滋味。

井架高耸的影子,在傍晚被拉得老长,默默覆盖住那些堆在卡车旁,等待发往四面八方的果箱。小白杏的清甜、恐龙蛋的酸甜、哈密瓜的蜜甜……丝丝缕缕的果香,竟奇异地在这钢铁与油味交织的空气里弥漫开来,顽强地钻入每一个角落。

这包裹里的甜,年复一年,穿越风沙与关山。它像坚韧的种子,落在滚烫的沙石上,悄悄渗入石油工人沾满油污的工装;它被小心呵护着寄回千里之外,也在亲人的舌尖和心头,扎下平安的根苗。

(作者来自西北油田)